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将于3月1日施行

巫山积极行动保护长江母亲河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2020年12月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近年来,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要求, 我县以实际行动把保护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坚持“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以环境整治倒逼产业转型, 以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据了解, 我县招商引资坚持“大小不论、污染不要”, 项目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环保

把关”。完成“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清单)技术成果编制并严格执行, 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守好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筑牢绿色本底, 巫山责任重大。当前, 我县扎实推进河长制,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开展巡河, 深入实施“三水共治”; 强化水污染治理, 扎实开展沿江沿河入河排污口专项治理; 加强水资源保护, 打好“碧水保卫战”, 持续做好“水文章”。同时, 持续抓好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分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管控。

县生态环境局局长王祥平介绍, 2020

年, 全县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58天, 较2019年上升9天, 优良天数达标率97.8%, PM2.5年均浓度为27毫克每立方; 长江干流(巫山段)水质稳定保持II类, 大宁河等5条主要次级河流满足水域功能要求, 辖区无劣V类水体, 地表水水质达标率持续保持100%; 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县境内没有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环境安全风险态势持续可控。下一步, 将深学笃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加大宣传力度, 积极培育绿色文化。

“保护长江, 刻不容缓。”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队长陈昆称, 为恢复长江渔业资源,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已于2020

年1月1日起实现全面禁捕。巫山长江段纳入禁渔区水岸线长达576公里, 水域面积达97平方公里。中央部署十年禁渔后, 县委、县政府立即行动, 迅速抓好渔民退捕转产、禁捕执法能力提升、管渔护渔网络建设。

2021年3月1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将正式施行。下一步, 我县将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定力, 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 坚持治标和治本一起抓、预防和整治一起上, 奋力建好守好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切实当好长江母亲河的守护者, 全面建成三峡库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县”。



巫山五地名入选重庆第一批历史地名保护名录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1月7日, 记者从县民政局获悉, 为切实加强历史地名保护, 弘扬传统地名文化, 重庆市近日公布了第一批115个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其中, 我县的巫山、巫峡、巫山十二峰、大宁河、大昌镇五地名成功上榜。

据悉, 重庆市第一批历史地名保护名录是依据地名的历史性、知名度、文化内涵、文化独特性及传承价值等方面, 经区县筛选申报、市级部门审核、专家评定最终确定而成, 包括古城(都)、古县、古镇、古村落、少数民族、著名山川河流、近现代重要地名等多个类别。

根据相关规定, 列入历史地名保护名录且仍在使用的地名, 一般不得更名; 尚未使用的地名, 应当按照有利于保护传承、地域就近原则优先启用; 对确实不能启用的, 应当采取设立纪念性标识物、立碑等措施加以保护。因城乡建设、改造或者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 确需对历史地名作出是否保留使用决定的, 民政部门或者专业主管部门应当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充分听取专家和社会公众意见。

链接》》

巫山, 作为地理名词, 历史上曾出现在中国各地。现在主要指横贯湖北、重庆、湖南交界一带, “东北—西南”走向的连绵群峰。主峰为重庆奉节县境内乌云顶, 海拔2400米, 是中国地势二、三级阶梯的分界线, 北与大巴山相连, 南面深入武陵山地, 东为长江中下游平原, 西为四川盆地。现在也指重庆市巫山县。

巫峡, 自巫山县城东大宁河起, 至巴东县官渡口止, 全长46公里, 有大峡之称。巫峡绮丽幽深, 以俊秀著称天下。它峡长谷深, 奇峰突兀, 层峦叠嶂, 云腾雾绕, 江流曲折, 百转千回, 船行其间, 宛若进入奇丽的画廊, 充满诗情画意。“万峰磅礴一江通, 锁钥荆襄气势雄”是对它真实的写照。峡江两岸, 青山不断, 群峰如屏, 船行峡中, 时而大山当前, 石壁疑无路; 忽又峰回路转, 云开别有天, 宛如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巫峡两岸群峰, 它们各具特色, 有诗曰: 巴东三峡巫峡长, 猿鸣三声泪沾裳。

巫山十二峰, 分别坐落于巫山县东部的长江两岸, 江南江北各有6峰, 各距县城10—30公里不等。江北六峰有: 登龙、圣泉、朝云、望霞(神女)、松峦、集仙; 江南六峰有: 净坛、起云、上升、飞凤、翠屏、聚鹤。巫山十二峰除峰形秀丽多姿外, 变幻莫测, 来去无踪的巫山云雨也大大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峡区山高谷深、蒸郁不散的湿气, 沿山坡冉冉上升, 有时形成浮云细雨, 云雾之中, 有时化作滚滚乌云, 有时变成茫茫白雾。十二峰时隐时现, 疑似仙境。

大宁河, 全长200余公里, 由北向南经巫溪县, 由巫山县注入长江。大宁河风景区是奉节—巫溪—巫山“金三角”的三条主轴之一, 以景点密集、可游性强和自然、人文、民俗的和谐统一著称, 堪称“百里画廊”, 有“天下第一溪”的美誉。

大昌镇, 位于重庆市东部渝陕鄂三省市交汇处, 迄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 幅员面积188.33平方公里, 是小三峡黄金旅游区和巫山北部旅游观光走廊的中心, 国家重点镇、重庆市最具人文气息美丽小镇, 同时也是三峡库区最大的三期移民重镇。大昌古城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生孩子毕竟是大事, 妻子生孩子前三天他请假回家; 可孩子满月后三天, 他又得告别妻子和1个月零3天的女儿回工地。

妻子的最大“怨气”是, 她在怀孕子期间, 每次去做孕检不像别的孕妇都有丈夫陪着。虽然她没在电话上对树华说说话, 但她的孤苦、她的一丝怨气, 树华还是从远隔几千里妻子的话语里有所感受。尽管妻子总会说没什么, 没什么, 并时常安慰树华不要担心她, 要树华照顾好自己。

像树华小时候妈妈带他和妹妹丽华到爸爸工地上去耍一样, 叶星也好几次带女儿思思到树华的工地。前年暑假, 叶星就带着8岁的女儿从河北涿州去重庆巫山呆了个把礼拜。

来到沟壑纵横、水秀山清的三溪, 树华兴奋地领着妻子和孩子在溪边玩耍。流水潺潺, 河坎上长着从丛芦苇, 苇穗子在阳光照射下闪着耀眼的光。树华特别指着大山和几条溪流, 给妻子和女儿讲“三溪”地名的由来。

树华还带妻子和孩子游览小三峡, 看小三峡猕猴; 带她们品尝地道的巫山脆李和巫山翡翠凉粉。

树华更知道, 离工地不远的木耳村长有一棵古老的红豆树。就在妻子和女儿回涿州的头一天, 树华特别带她们去看了这棵珍稀的古老红豆树。

居住古树附近已有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一位老太婆, 见来了远客, 颤巍巍从家里捧出几粒头年从树上采摘下的红红的籽粒送给她们。树华和叶星双手接过红豆, 微笑着谢过老太婆。

之后, 妻子叶星、丈夫树华, 女儿思思, 一家子手挽手, 轻轻地, 轻轻地吟诵起王维的绝句——《相思》: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看着树华他们一家如此甜美幸福, 老太婆饱经沧桑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谭成东: 制作传统“咸菜”远销全国各地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文/图) 1月6日, 记者在建平乡青台村1组的旭峰云霞农家乐看到, 老板娘谭成东正在将制作的豆豉分散开, 避免粘连。

椒、黄豆豉、大头萝卜……这些山货, 都是手到擒来。

每到冬季, 都是谭成东最忙的时候, 她要趁着现在游客少, 多做些咸菜, 来年游客多的时候好卖。

“我们这些老人年纪大了, 出去打工人家嫌年纪大。现在家里开了农家乐, 游客来吃饭, 尝了我自己制作的咸菜, 都说好吃, 回去时都会买点回去。”谭成东一边整理咸菜, 一边高兴地说。

随着游客越来越多, 需求越来越多, 谭成东还制作了豆瓣酱、渣海椒、大头萝卜、盐菜等。2019年, 她以每斤12元的价格销售了150多斤豆豉, 还有豆瓣酱、渣海椒、大头萝卜等, 共计3000多元。

“今年, 豆瓣酱、渣海椒、盐菜等我都已经做好了, 豆豉现在已经做了百多斤了, 还准备多做一两百斤, 然后再买台真空机, 这样顾客来买时, 更方便他们携带。”谭成东表示, 下一步, 将结合农村电商触网销售, 不断拓宽销售渠道, 让自己的传统“咸菜”远销全国各地。

红椿村: 村民种植中药材走上致富路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 在脱贫路致富的道路上, 涌现出了一大批靠勤劳脱贫致富的贫困户, 红椿土家族乡的伍玉洪就是其中之一, 他不仅没有被困难压垮, 还通过种植中药材顺利脱贫。如今, 在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 阔步向前。

今年47岁的伍玉洪家住红椿村3组, 家中有5口人。前些年, 妻子患病, 年迈的老母亲需要照顾, 两个孩子还在上学。伍玉洪在外务工, 但工资低, 人不敢

出, 他家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帮扶下, 伍玉洪自筹5万元资金, 再加上政府的产业补助资金, 他开始发展中药材, 种植了10亩党参。同时, 红椿乡请来重庆中药研究院的专家对种植户进行“一对一”的技术帮扶, 作为贫困户的伍玉洪, 成为了帮扶对象之一。帮扶期间, 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定时到田间采样, 手把手教导种植户中药材种植方法。

种下的10亩党参成为伍玉洪脱贫的

希望, 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党参的田间管理上。让伍玉洪意想不到的, 仅仅辛苦了两年, 种植党参不单让他实现脱贫, 还给他带来的财富。

通过几年的发展, 伍玉洪发展了50余亩中药材, 成为了当地的中药材种植大户。

“2019年收入了10余万元, 今年又扩展了几亩, 现在党参已卖了10余万元了, 预计牛膝还要卖10多万元。”伍玉洪说。

相思豆

1998年, 树华15岁, 刚读完初二。暑假来到贵州兴仁市他爸的工地。一天爸爸为让树华懂得生活的不易, 特意让他戴上安全帽到工地体验。当时施工条件很差, 打风枪, 放炸药, 打二衬……全是人工。看着大家干了一会儿后, 爸爸表情严肃站在一旁, 让树华动手干, 搬石头, 推小车, 不到两小时, 树华便累得腰酸背痛、大汗淋漓, 一手打起一个大水泡。回到住处, 妈妈才心疼地拿针给树华把两个水泡轻轻挑破。

放假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 放暑假孩子提前写完作业, 妈妈带孩子到爸爸工地玩耍: 那个年代的铁建人, 与妻子与孩子一年就这样两次“见面”机会。而平时, 就只能靠鸿雁传书。

“第一次给爸写信我印象深刻。妈妈写完信, 又让我拿出作业本, 她教我给爸爸写信。铅笔写的。写好后, 让我从本子上轻轻撕下来, 夹在妈妈的信一起, 给爸爸寄去。读初一时, 我就单独给爸写信、寄信了, 上初二后才不怎么写信了, 就是打电话……”树华回忆着, 沉浸在童年的幸福和甜蜜中。

树华12岁时, 一次乘火车跟爸爸、妈妈一起从工地回家。列车行至一段路途时, 爸爸平静地说“这段路是我们修的”, 当时车上那么多人, 一定都听见了, 小树华的心激动得咚咚直跳, 为爸爸感到特别骄傲。

铁二代

长期与父辈生活, 小时候经常“上工地”, 潜意识里受到影响, 使得家属院里70%左右的孩子们在高考填报志愿时, 选择了土木工程专业。他们想, 将来走向社会, 与其进入陌生环境, 不如就干自己相对熟悉的行业。于是, 家属院里长大的孩子, 很多都子承父业、女承父业, 成了“铁二代”。

这, 似乎是“靳树华”们的一大择业趋势, 一

大人追求。是啊, 树华一口气就列举出了他幸福院的发小、现在同为铁建人的一二十个人的名字: 崔岩磊、白多、索亦松、魏运磊、钱有亮、王斌、刘美杰、赵孟羽、王宁……而且, 其中包括树华亲妹妹靳丽华在内的好几个, 今天都和树华一起正在三溪修建巫山隧道呢。

巫山隧道穿越巫山向斜、梁子背斜, 地质条件极其复杂。主要为泥岩、泥岩夹砂岩, 软弱围岩占比大, 且存在顺层偏压、岩溶及岩溶水、岩堆、滑坡等不良地质, 洞内最大涌水量为37000立方米/天; 隧道工作面多, 独头掘进距离长, 通风、出渣压力大……属高风险隧道。

然而, 就在上年12月15日, 巫山隧道比计划工期提前125天全线贯通。

巫山隧道的提前贯通, 凝聚了包括靳树华在内的2000多名铁建人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心血和汗水。

作为架子队队长, 树华每年比大伙儿回家晚, 上班早。前年腊月二十六他最后一批离开工地, 原计划正月初三离家上班, 因突发新冠疫情, 须延迟复工, 但树华他们还得冲锋在前, 他正月十三便离开涿州, 返回巫山。次日到达三溪后, 树华每天进隧道巡逻, 同时思考疫情结束后如何更好开展工作。先期回到工地, 他一面认真工作, 一面严格进行着自我隔离。

树华说, 2020年五六月, 工期紧, 压力大。大伙儿在隧道里干活, 更面临高温考验。“隧道里随时是三十九度, 一进去就像进了汗蒸房, 一天到晚全身透湿。有时干着干着, 还感觉憋闷, 晕乎乎的, 缺氧呗, 咋办呢? 赶紧摸出一支藿香正气水(进洞前每人都有几支), 一仰脖子喝了, 闭一下眼, 稍稍缓解一下, 抄起家伙继续干……”

树华前两年带的另一个架子队, 负责隧道两个面的开挖。一度时期, 一个开挖面危岩渗水

本报记者 徐永泉 方丹

记者驱车经三溪乡场镇, 来到在建的郑万高铁巫山隧洞一洞口, 见高大英俊的他, 头戴安全帽, 正从隧洞出来, 虽一身尘土, 却两眼炯炯有神, 满脸笑意。

他就是隧道建设架子队队长——靳树华。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郑万高铁建成通车后, 从重庆主城乘坐高铁只需一两小时便可去巫山游览神女峰, 观赏红叶。

最近到巫山隧道建设工地采风, “铁二代”靳树华向我讲了他自己的故事——

家属院

靳树华2004年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参加工作, 郑万铁路巫山隧道是他参与修建的第五个工程。

郑万高铁纵跨豫、鄂、渝三省市, 是我国“八横八纵”高铁网中沿江通道和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我国第一条桥隧比超过90%的复杂峻山区高速铁路。巫山隧道是郑万高铁的重庆段控制性工程, 全长近17公里, 最大埋深730米。靳树华说:

“刚开始参加工作那阵儿, 我主要是看图纸, 指导施工, 后来转为行政管理。”

“我们从2018年来到巫山三溪, 到现在已3年有余。作为高铁隧道建设架子队队长, 我几乎每天要到隧洞施工现场去统筹安排, 协调查看, 总之, 要负责100多人干好活, 还要管好他们的吃喝拉撒。”

“我父亲1978年参军入伍, 在内蒙古当铁道兵, 1984年‘兵改工’, 后来即属于中铁十八局, 一直干到前年——2019年才退休。”

“父亲所在的公司刘在刘备故里河北涿州。离公司不远建有两个家属院——光明小区和幸福小区, 共有2000多户人家, 几乎清一色是妈妈带着两个孩子, 爸爸情况都一样: 常年在外修铁路, 一年到头就过年回一次家。大院儿里的娃子们平日一起上学; 放学后, 尤其是礼拜六、礼拜天, 一起疯跑, 一起滚铁环、踢毽、打球……”